

41

1

30

詒字板史記

列傳

七十四
八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

也○正義曰軻字子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

與為齊郡鄒列縣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

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

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

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

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眇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

門人也萬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

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

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

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

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

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

三騶 孟軻

功說 人字 不讀

孟子新註曰
行
謂此巧者

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
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
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
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
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
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著茲以為儒
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

後

分耳索隱曰相寬王充並以術之所言迂怪虛妄感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
匹夫而焚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
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裊海環之索隱曰裊音脾裊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裊
是裊將裊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
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

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滋觴是江原之別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術之術言君

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王公大人

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術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

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後

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

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襍席索隱曰按

字林云襍音正結反韋昭音敷淺反張揖三蒼訓詁云襍拂也謂側行而衣襍席為敬不

敢正坐當賓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

主之禮也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請列弟子之

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

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

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

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術執詭怪焚惑故武王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大息哉

以仁義代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

大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

同子不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

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荀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斲木

以方荀而內之圓子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

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

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

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

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燂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之

也言術之術迺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

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子髡慎到

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按稷齊之

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

○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

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

千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
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
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
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
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
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
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
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

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
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
之來人有獻驅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
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
在彼馬與謳也有
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
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
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
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

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

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

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駢與者齊諸駢子亦頗采駢衍之術以紀文

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

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

之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

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

令後亦謂之孫卿子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

駢衍之術迂大而閑辯與也文具難施淳于

髡父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雕龍與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調過髡劉向別錄曰駢衍之所言五德

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駢與修飾之文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

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思齊

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
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
炙轂適適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
適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轂適為
潤轂之物則轂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
作衍字明矣
索隱曰襄王名法章
潛王子莒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
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

以為蘭陵令

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

春申

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

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

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

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

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持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

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索隱曰龍
 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
 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
 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
 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
 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
 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
 劭氏姓注直
 四十里有龍淵水也
 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
 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
 三十二篇李悝相魏
 文侯富楚有尸子長廬劉向別錄曰楚有尸
 子疑謂其在蜀今案
 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
 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

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
 子名佼音絞長廬未詳○阿之吁子焉徐廣
 曰阿
 止義曰長廬九篇楚人
 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
 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
 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
 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
 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
 曰公
 輪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
 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
 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
 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

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冠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鮮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扎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訕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自餘滑厘者墨子弟子之字也厘音狸或曰並

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

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

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

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戰

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田嬰，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實田忌。

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

王立，知成侯、賈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

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

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

年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元也。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

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於齊，宣王東

阿南。

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

盟而去。

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

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

二王文非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

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

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

名徐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

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

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

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

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威王

齊威王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

正義曰俗說五月
生子男害父女
害母

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初田

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

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

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

也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及長其母

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

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

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

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

子男害父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

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

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

休矣父之文承問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

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

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

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文曰君用事相

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

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

必有相今君後宮踰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

日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僕妾餘梁肉而

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

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而忘公家

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

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

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

豎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

為靖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

謂死後別號之日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卿鉤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

亦音陬陬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

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

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

索隱曰舍業者捨棄其家

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

以故傾天下

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

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

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

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

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

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剋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

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

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

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旦代從外

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

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

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

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

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

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

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

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

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

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謂觸冒而求之也

幸姬曰

妾願得君狐白裘

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

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

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

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

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

正義曰藏

反取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

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

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

西南十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

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

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

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

二人技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

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

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

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

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至

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

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

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

作韓慶為西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

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蜀楚二國

共沒以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

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

危之君不如今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

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

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

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

國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

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

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

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

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

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

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人索隱曰舍人官微記

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下入孟

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

入孟嘗君然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

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

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

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

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

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

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

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

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

日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

日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

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
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
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
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
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又禁天下
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
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
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
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
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

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
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
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
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
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
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
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
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

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
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
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
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
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自覽曰
孟嘗君
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
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
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
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

薛之旁

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
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初馮驩

音歡復作煖
音許袁反

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

見之

索隱曰屣音脚字
亦作躡又音僑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

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

索隱曰傳音承緣反
按傳舍幸舍及代舍

並當上中下三等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

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緤

劒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劒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絃音侯亦作侯謂把劒之處○索隱曰劒草名音劒劒之故劒之物言其劒無物可裝但以劒繩纏之故

云劒也彈其劒而謠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

嘗君遷之卒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

答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興

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

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劒而

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

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

薛其食客三千人邑人不足以奉客正義曰奉符用

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貲錢者多不能

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

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

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

亦作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

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

債 本作責

邑人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
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
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
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
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
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
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
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
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
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
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
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
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
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
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

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
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
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
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
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
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
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
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

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

於是

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
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
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
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
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
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
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

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
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
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恐必背齊
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
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
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
嘗君則雌雄之所_{此本有}在未知也秦王大悅乃
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
本元

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駟
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駟
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
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
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
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
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
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

後乍後

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
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
齊王曰善乃使入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
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
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
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
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
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
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
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
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
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
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
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
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

明目
一本作
平明

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要趣向也又

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

掉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計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

耳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

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亡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

言日暮物盡故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

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

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

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

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

俠姦人一本作又入薛中盖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

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彊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正義勝，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

公子傳曰趙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

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

三タヒ去キ相ソウ三エ復フク位ニ封セラル於ニ東武城セイニ○徐廣曰屬清河

州武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擊散

行汲テミツク先散サツ亦作亦作冊サツ○索隱曰○索隱曰上壁上壁音壁音壁散散音平音平

原君^カ義人^ニ居^ヲ樓上^ニ臨見^ニ大笑^ニ之^ヲ明日^ニ璧者^{タル}至^ニ

又云槃散歆
行不進之意

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

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

瘡之病徐廣曰瘡音隆瘡病也○索隱曰罷音皮瘡音呂官反罷瘡背疾言腰曲

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

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嬖者去平原君笑曰

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

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

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

曰以君之不殺笑嬖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

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嬖者美人頭

自造門進嬖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

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

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

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

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

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

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右右未有所能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環也脫音吐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數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

月笑正義曰言十九人共目視之竊笑未敢發聲耳作廢者非

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
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
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然而言從日中不決
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
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
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
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

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
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
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
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
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
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
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
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

而王弗知惡焉

正義曰惡鳥故反

合從者為楚非為

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

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

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

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

已下用雞今此惣言盟之用毛遂奉銅盤

禮則用珠盤也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

而寔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寔從於殿上毛

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

歃此血於堂下

索隱曰歃音錄錄索隱曰

音六王劭云錄借字耳又所謂因人成事者

也平原君已寔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

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

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

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索隱曰九鼎大

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謂為天子所重也○正義曰大呂周廟大

鍾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
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趙使
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
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
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
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

臣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
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
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
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
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
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正義曰言士方危苦之時易有恩德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

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封其父為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事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

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縣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

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

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

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

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

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

也而以國人無數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

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

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

受城而國人計功也

徐廣曰一本是親戚此受城而以國許人

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

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

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

並云十四年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

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

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紂公孫龍劉向別錄

行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基母子之

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

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

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極意通

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

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

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博巧譬

以相移引入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

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

稱善○索隱曰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

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徐廣曰蹻草履也簦長柄

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并見為趙上卿故號為

虞卿蘇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卿縣是也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名樓昌

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

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

講

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索隱虞卿曰

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

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

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

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

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

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

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

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

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

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

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

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

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

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

日一作赦

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
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
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
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
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
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
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

一本作
若
五

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
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
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
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
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開關
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
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

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
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
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救而媾
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
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
必罷我且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
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

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
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
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
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
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
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
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

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
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
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
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
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
謂私心也
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呼正義曰
李康子
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

從祖母文伯名歎
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

其相室曰

正義曰謂傳
姆之類也

焉有子死而弗哭者

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

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

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

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

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

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

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有勿
予徐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
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
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
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
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
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
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

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
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
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
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
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
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
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
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

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
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
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
道也正義曰前取秦攻今得趙王曰善則使
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
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
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名虞卿

謀過平原君

索隱曰適音戈

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

也虞卿入見王

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

光

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

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

又曰寡人過然則

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

威本有

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

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

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

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

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幸去趙困於梁魏齊已

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

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亡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

而著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

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

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十五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

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

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

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

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幸困於

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

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周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

君

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卿邑名

是時范雎亡魏相秦

以怨魏齊故一文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

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

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

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

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

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

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

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魏王釋博欲召大臣

謀公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正義

日為于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

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

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

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

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

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羸瘦之

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

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

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

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

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

客來集

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
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
曰俾音浦計反倪音五計反鄒誕生俾音故
延未反倪音五弟反○正義曰不正倪也故
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
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
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
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

衆本作相
坐本作衆

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
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
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
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
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
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
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
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

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
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公子從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
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
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
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
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
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

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
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
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
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
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
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

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
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
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
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
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
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
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

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
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

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

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

入間語索隱曰間音閉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

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

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索隱

日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襄也今按資者畜
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已得三年也

資之陸曰謂以
實財求人報
讎也

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
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
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
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
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
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
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

嘆惜多詞
章難與言
之意
臣1

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
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
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嘆
惜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索隱曰嘆惜謂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嘆大笑惜
大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
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
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意此乃臣致命

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
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
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
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
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
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

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
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
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夫

正義曰懷字作
雅仕城人

矢○索隱曰轡音蘭謂以盛矢如今
之胡鹿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為公子

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
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
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
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

呂忱曰
轡盛弩

忱

乃本作及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
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
乃平原君計臣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
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
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
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

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
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
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

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臯過以負於魏

索隱曰負音佩

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

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鄒為公子

湯沐邑

索隱曰鄒音霍趙邑名屬常山

魏亦復以信陵奉公

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

自言手作言自

鄒黑各切

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徐廣曰漿或作膠○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之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

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

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

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

兩人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

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

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

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

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

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

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

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

秦兵索隱曰抑音憶謂以兵蹙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

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

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一篇圖七

卷○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懿也秦王患之乃行

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

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
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
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
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
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
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
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
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

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
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

索隱

日魏王名假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

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
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
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
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

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嚴穴隱者不恥下交有
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
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置中表正家世世為以四相
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天
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秦開秦之信當是之期秦已南面自秦之
後與韓魏共外秦未計而秦勢實相斷至外
餘諸將皆收韓魏之軍秦秦王六人今白
對外秦秦王主對白文韓魏之對外秦
秦國秦王主對白文韓魏之對外秦
秦申秦王主對白文韓魏之對外秦
秦申秦王主對白文韓魏之對外秦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

楚頃襄王索隱曰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辯

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

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今白

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

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屬江夏

郡也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正義曰今陳列也黃歇

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

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

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

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

與鬪而駕犬受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駕犬劉氏云受猶

也承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

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

徐廣曰至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

其二垂正義曰言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

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

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事於韓亦如楚使召

滑相趙然也並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不信威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

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校

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

挑徐廣曰燕縣有挑城邢入徐廣曰平臯有邢丘○正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

東南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據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

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

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以臨仁平丘

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音圓

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丘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

徐廣教

本北

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列考

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列宛句縣西南嬰城

未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

濟○索隱曰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

地名近濮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

也盡行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

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其革之彊乘毀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

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此濕此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晉伯敗於榆次也

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鄉是也○正義曰榆次并州縣也注水經云榆次縣南同遇水側

有鑿事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索隱曰干

隧吳之敗處地名干水邊也隧道路也○正

義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半太

湖即吳王夫差自到處此二國者非無大功

在蘇州西北四十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

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及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

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反既勝齊人於

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宛州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為越王禽三渚

之浦戰國策云三江之浦○正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

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極動酒盡乃開渠曰示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干隧也

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并

州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

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

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

遠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從此觀之楚國

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兔遇犬獲之

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謂狡兔數往來此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

傳曰兔免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他人者謂田犬○索隱曰趯天歷反兔音讒

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

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

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

索隱曰大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

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

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

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顙徐廣曰一作顙索隱曰捐音

拉願音夷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顙僵仆相

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

食庶食也

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

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

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正義曰王將借路惡音烏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

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

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

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王雖有之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

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

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

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

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此皆徐泗屬齊也

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則魏盡故宋齊取泗上是使

王破楚以肥韓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

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索隱

日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

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

疆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

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索隱

日言齊一年之後未即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然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

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壹舉事而

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

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曰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失也

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

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

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

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

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索隱曰注謂以兵裁之齊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

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正義曰廣言橫度中國東西也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

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數使

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

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

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

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

白起猶親也

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
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
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
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
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
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
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
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

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
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
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
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
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
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
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

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

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

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

蓋號謚而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

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

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虛音墟閭閻今蘇州也於城

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楚門為昌

門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

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

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

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

北伐滅魯索隱曰年表云八年取魯以荀卿

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
 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
 璫瑇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
 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
 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
 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而楚王為從長春

巧
タウニナリモ

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
 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
 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館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
 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
 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
 黽隘之塞正義曰黽隘之塞在申州黽音盲也而攻楚不便假
 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
 日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

此本不奏
下月

兵去陳百六十里

徐廣曰在許東南

臣之所觀者見

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

衛里王作置東郡

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今衛都而徙野

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

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

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

其不宜子恐父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

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

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欲故失

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

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

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

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

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

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

飲

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
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
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
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
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
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
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

曰無望猶非意
曰無望也
輔嗣曰言不可無
則矣

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
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
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
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
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又有母望之禍索隱曰周
易有無妄卦今君處母望之世正義曰謂事
其義殊也母望之主正義曰謂喜安可以無母望之人
乎正義曰謂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
吉凶忽為

年李

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舅意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

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即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非考烈王二十五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年秦始皇九年

多音休
每酷改切

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

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悍有母弟猶猶有

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

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

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

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

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徐廣曰語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

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略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士

烈王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

宋其封爵

成王君威

使封宰諱

貴相韓

索隱曰

非

曰當不隨及竟其清春中後夫未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

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

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須賈為

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范雎從留

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辭索隱曰襄王名法章

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

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

范本同

蓋

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

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

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茶反謂打折其脅而

又註折也睢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蓆其薄也用之以暴

其屍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美爾即

也渡也溺乍吊反渡音所留反○正義曰溺古尿字故僂辱以懲後今

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

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

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

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

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

平詐為率侍王稽正義辛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人

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

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

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

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

日

亭之南

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樹有三

亭皆相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

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與私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為南

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

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號別湖城縣

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

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

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此恐

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

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

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

亂入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

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

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

悔之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

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

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

卵

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諸左右曰取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

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

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

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

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公

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

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與

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

至於此即壞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

九層臺也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

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

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

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

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因三

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

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

將在南陽華陽君穰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

君是也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

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

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

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

國策立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

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

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

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

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樞質

索隱曰樞音陟林反樞者莖樞也而要不足

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

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

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

薛綜曰縣藜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此

一日美玉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

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

本作主

石或作砥

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
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
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
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或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闇也敬執賓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
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貌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久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著地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生幸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
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
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
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
而卒王天下卿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
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
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
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
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
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
身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被髮為狂不
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

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

焉而死成荆一作孟賁許慎曰成荆古王慶

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漢書音義曰或

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

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

何患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

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

也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乞一作簫

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
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
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
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
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
之所恐者獨恐至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
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諂

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

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六者宗廟滅覆小

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

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

賢於生秦王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

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胡反恩猶汨亂

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

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
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
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
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
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
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
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
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
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云孫卿言黃帝得
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峻山中內謂之谷
口即古寒門也在雍州
醴泉縣東北四十里

南帶涇渭右隴蜀左

秦王

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
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
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所有之夫以
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
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
之壯犬也是韓盧為犬謂施韓
盧而搏蹇兔以喻秦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
彊言取諸侯之易也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
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

馳半

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
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
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
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
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
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也而齊尺

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
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
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
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獨戰國策
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
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
賊兵齊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賁音側奚反言
為盜賈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
糧也

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疆則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

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

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右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

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

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

則鞏成臯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陝虢比

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

下太行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

三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夫韓見必亡安得不

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

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

間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

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

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

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

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四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

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

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

之高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音征敵

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

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侯也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披反披其枝者傷其心

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

齒管齊是也高誘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

而行弑逆也○正義曰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淖齒楚人齊湣王臣

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之股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丘正義曰沙

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

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

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

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

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

沙

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
諸大吏下至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
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
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
后遂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
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
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
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璠為應侯

索隱曰：鄧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
璠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
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
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
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
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

純

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
全叔何事有本有范睢曰臣為久庸貨須賈意哀之
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
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
正義曰今之麤袍須
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
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
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
云孺子蓋謂
睢為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
小子

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
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
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
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
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
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
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

大驚自知見實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
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
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
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
之范雎曰汝罪有樂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
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
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

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
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
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
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
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
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八言之昭
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
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

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
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
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
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誓謂范雎曰事有不
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
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
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當
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
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

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
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
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
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憚乃入言於王
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
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
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
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
曰凡郡

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

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又任鄭安平昭王以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凡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

賣反眦音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

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

斷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曰括

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

鄭侯使辰歸晉賜向更名高平秦昭王聞魏拔之則少曲當高平相近

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

好書遣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

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

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

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

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久歸取其頭來不然吾
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
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
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陽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為反以言富貴而
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
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
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
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

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
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
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
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履擔簦一見趙
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
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

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
尊鮮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
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
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
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
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
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

廣武

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

後五年

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

服子代廉頗將

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

馬服者言能服馬也

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圖

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

徐

曰在五十年索隱曰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

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

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

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
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
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
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
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
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
吾聞楚之鐵劔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大能善卒不戰

鐵劔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
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
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
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
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
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正義曰不小大待禮曰干
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

以李權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

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曰有之

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臯

臣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

巨於項也偈其例反而應顏感膝擗曲也徐

廣曰一作率○索隱曰上應音徒回反應顏

謂顏貌應回若應梧然也應音烏曷反應感

謂鼻蹙眉應膝擗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

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

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

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

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躍馬疾驅懷

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

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

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歛足謂之鬲郭璞曰鼎

梁疑梁

歷

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

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疆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

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

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

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

越之太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

之欲困已以說反式復謀曰何為不可夫公

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

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

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

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

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

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

辟難徐廣曰一云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

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務貴富而

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

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
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
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
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
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
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
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

臣子

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故今天下言為其君父之所

僂而憐其臣子也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

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
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
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
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
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必得間

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
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
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
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
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
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
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

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

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難反批患謂

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

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

今王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

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

大夫種然曰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
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
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
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
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
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

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
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
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
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
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
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
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
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

徐廣曰一作啗索隱曰二人

勇者夏育貴育也噉音皎

然而身死於庸夫

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爲田搏所殺然太史此噉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

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

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

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

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

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

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

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

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疆趙北坑馬服誅屠

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

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

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

以一作一能

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
 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
 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
 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
 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
 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
 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
 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

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辱因辱為榮墜草
 及邑索隱曰劉氏云人猶充也辟地殖穀率
 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
 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
 之讎率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
 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丟禍至於
 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
 日信音申誑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
 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

分功

班固弈指曰博錄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也○索隱曰言夫博弈或欲大

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

謂之枰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

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

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實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

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

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吳白起

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鑑於水者見面之容

鑒於人者知言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

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

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

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

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

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

矣易曰凡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誑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
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
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敬受命於是
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
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
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
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

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
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
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
懼誅乃謝病歸相印歸為綢成君居秦十餘
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
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

是言也。范睢、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又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於惡，能激乎？
澤困於趙，被逐，奔秦。惡音烏，激音擊。索隱曰：二子，范、蔡也。睢厄於齊，折脅擗齒。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
貴平寵魯，倚秦市趙，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范睢招携，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

取中山正義曰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日屬

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樂

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

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

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

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

有沙丘宮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

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

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

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

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執之不肖得兼宗廟

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

虜今王將自東西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斯役

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棄之以勢以

師傳之才至矣哉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以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也

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

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

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敗楚相唐

昧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

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

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遂與三晉擊秦助

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

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

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

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

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

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合趙

秦徐廣曰囁進說之意○索隱以伐齊之利秦曰囁音田濫反字與囁同

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

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

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

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破之

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

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菑樂毅獨留

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

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

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

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弼為昌國君於

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

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

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

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

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

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

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

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

間乃使騎劫代將索隱曰燕將姓名而名樂毅樂毅

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

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

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

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

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

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

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

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

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

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

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

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

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

於外故名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
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
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
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
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
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
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
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

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
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

見有高世主之心

正義曰樂毅見燕昭有自
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

魏節
使燕

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

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

正義

日杜預云兄
同姓群臣也

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

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
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

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
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
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

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

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大
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

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故鼎反乎

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

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歷室官名高
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

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

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
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

日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
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 自五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懔於

志索隱曰懔音苦簞反亦作慄慄者常慄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

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

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

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乘群

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

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遂迹至郢夫差弗是也

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寤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

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

而神不化猶為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

波濤神之也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謗先

王之名索隱曰誹謗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

以幸免為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

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

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

○正義曰言不絜已名行而咎於君若其子

不忍言殷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數奉教於

惡是也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罪故下云恐侍御者

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

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

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

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

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

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

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

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

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

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輿，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

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穽捕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可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餘是觀之。於是燕王復樂生之不屑二城，未可量也。

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華張

日望諸君冢在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

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

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

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隣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

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

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

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

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

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

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

守法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

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

雖愚之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

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室有忿爭不

為一作謂

決必告隣里今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

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

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

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

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

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

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此新

理志云信都鄉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

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

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脩黃帝老

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

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

帝老子其本師鄉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

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

公索隱曰蓋音古闕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

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

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間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

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

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補

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

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外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為上卿以

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

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

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趙與王太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

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

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

舍臣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

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

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

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

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

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
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
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
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
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
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
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

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
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
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
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
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
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

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
趙王趙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
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
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
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
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
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
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
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名有司
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
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
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
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
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

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

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臣乃敢上璧秦王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

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

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

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去聲者衣褐懷其璧

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

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

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

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

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

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

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

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索隱

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

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

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

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

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

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

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

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

會於西河外渑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

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

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

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

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池徐廣曰二十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

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

八別也

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

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缶音缶○正義曰

餅音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

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

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

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

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

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郎按董

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

用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

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

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

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是歲廉頗東攻

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

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

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齊家

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駙云或屬齊屬魏也○

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

曰一作房子○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

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

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

里其明年趙破軍秦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吾家

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

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

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

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

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

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

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
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
韓軍於關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
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
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
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
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
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秦郡在邯鄲西

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
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日國謂邯鄲趙之都也

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

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

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
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
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
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
後令謂胥為須須待也待後令謂
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
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郭三十里而不行未
有計過險陝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
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
耳欲戰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
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
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
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

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
曰關與函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
距秦軍於關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
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
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
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洛州三百里間而後
隔相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所拒據處
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
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
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

頗蘭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

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蘭相如病篤趙使

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

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

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

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

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

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

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

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

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

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

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樂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

燕軍於鄔殺栗腹遂圍燕割五城請和乃

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

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

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為假相國廉頗之免

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

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

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

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

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

也按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

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

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

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

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

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

思復用於趙趙主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

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
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
便也矢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
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
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
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
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

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

淳鮮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埋無常處以幕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

騎謹烽火多間諜索隱曰上紀厚遇戰士為

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
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

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ツキレト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チク正義曰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疆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秦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曰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

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者十萬人索隱

日穀音古侯反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

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

謂奔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

滅澹澹澹都甘反澹路談反徐廣曰一作破

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

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八魏

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

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况遠反又音喧劇辛本

趙人仕燕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

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

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

於宜安正義曰在桓州橐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

桓齮索隱曰齮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

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

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

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

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

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

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

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
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掘懦而不敗數相如一
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
山其處智勇可謂無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飈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遞為雌雄

和壁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頗廉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為

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

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

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

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平屬

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

長相撥也。以鐵累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鐵

其軸與轂齊，以鐵鑲附轆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

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

折車敗。徐廣曰：轆車，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

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

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

淖齒。徐廣曰：多悼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

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

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

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

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反。即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

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
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
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即墨人
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
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
七高反插音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
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

初洽反○正義古之
軍行常負板插也

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

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
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
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
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
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
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

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逐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上河。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

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

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

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奇

正還相生。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陳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

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

中不知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

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

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壘墓而令後如脫兔。

孫子兵勢篇凡戰者
正合以奇勝
善出奇者
如天之
不可勝也
奇正相生
如循環
之無端
孰能窮之哉

孫子兵法
文選
孫子兵法
文選
孫子兵法
文選

孫子兵法
文選
孫子兵法
文選
孫子兵法
文選

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

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

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謂邪初悼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

章得之太史嫩之家正義曰為人灌園嫩女

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

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

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

畫邑人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戰

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王云畫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畫水為名也

蠋賢索隱曰蠋音蠋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

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

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

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

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
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
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
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羣鳥惑衆。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